讀書囈語

讀書囈語序

聖道之在五經如日月麗
天嶽瀆亘地凡以貫通天
人原本性命繇日用飲食
以達于家國天下之故無
一出其範圍

國朝造士經有專門而統以
四子亦猶祭海先河之義
然論孟孫來列經學庸二
篇皆自戴記特躋則皆經
也子輿氏數讀書遷與在
知其人論其世夫經者古

聖賢人與世之所存也士
證鄉千載造車合轍先後
一揆故不讀五經則古聖
賢之精神不出而不究心
十三經與漢儒諸註疏則
訓詁所載多齟齬而不能

合戉結滯而不能暢馮翊
李履齋先生與先君子同
年舉進士官恒山太守縣
車數十年好古樂道博極
羣書論著甚富往有老莊
蠡測一編左蘿石給諫爲

序以傳約識精言不臧王
郭余讀之如嘗昺一臠頤
以未窺全豹為憾客歲秋
闈撤棘後從先生幼子孝
廉得讀書囈語十卷盖自
四子五経曁左國史記各

有論着闡微言析疑義每
豎一解多發昔賢之所未
發真能窮經者也夫經之
下子史竝稱余竊謂讀子
不若讀史蓋子之精者不
能外吾經其諸大言小言雖

奇汗漫茫如望洋用以通
達古今弦究治亂故不若
史之足以拓胸界益神智
先生以老莊括子之津梁
以左國諸家擧史之涯略
而精神所注獨在竆經是

故探賾索隱字櫛句比不
苟同不立異折衷于漢宋
之閒務求至當而無弊爲
古聖賢開一生面具此心
眼詮名理則獨探玄珠核
逴蹟則不迷五色子與史

凡以翼經也經正則庶民
興道矇嘐寐有功後學不
淺顧自遜曰囈語嘵呼士
墨守訓詁童習白紛即
典利所須大全諸書槩從庋
置世不之高才生卒以其

餘力雕繪于辭章浸淫于
二氏採華遺實逐流忘原
君子病之近日治舉業者
又好襞積經語以資帖括
辟之裂錦為錦不知有絲
裒裘爲裘不知有狐雖窮

年呫嗶皆嚳也讀先生是
書其亦可以憬然而寤也
矣
崇禎癸未季夏望日
廵按陝西監察御史上谷
年家後學金毓峒頓首拜

序

讀書蠡語目錄

卷之一

四書

卷之二

易經

卷之三

書經

卷之四

詩經

卷之五
春秋
卷之六
禮記
卷之七
左傳
卷之八
國語
卷之九

戰國策
卷之十
史記
讀書蘩語目錄終

讀書譽語卷之一

馮翊李元吉兆慶父著
上谷金鏞峒稺鶴父較

四書

紫陽序大學曰能盡其性命爲君師則大學之明明德即盡性也新民即盡人物之性也止至善即盡性之實功也非有三也紫陽以三在字遂分爲三綱領是以爲象山所訾

致知格物紫陽以爲窮理或者非之以爲格去外物

不知物即本末之物知即知至之知是所格者即明新之理也畢竟紫陽說爲長

恂慄訓戰懼未盡恂誠篤也慄敬畏也誠敬交致聖脩之要

愼獨獨謂獨處觀下文閒居可見蓋人在獨處私意橫生故於此愼之愼之功夫自在心也

平天下章不言教化而但言用人理財蓋用賢則能率民以善理財則民生厚而從善也易自觀感於國人而成化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愼獨之功也下文特申言不覩不聞之隱微乃正莫見莫顯之地故君子必戒懼以愼之於獨也獨亦如大學獨處之謂不必深求之致中和節乃極言中和之理耳盖中和近言之則人之性情大言之則天下之大本達道極言之則天地萬物之位育亦此中和之理也若以爲神聖功化之極則語有滯故夫子以博施濟衆安百姓爲堯舜猶病盖聖人未生天地豈不位堯湯在位九潦七旱萬物豈能盡育以爲極言其理則無此滯矣

君子以時中故中庸小人乃以其放逸無忌憚爲中庸不知其正反中庸也上文旣云反則下不必更言反矣故曰小人之中庸

費隱之隱與素隱不同彼謂求之隱僻此直謂道之無形無色無聲無臭耳

費而隱不得分體與用說分之覺支直是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耳

聖人所不知不能只就道理說方是若問禮官病博施則是事爲雖亦道所在然不可執是以爲聖人病

也
順父母翕兄弟合妻子此家庭之甞所謂邇也乃
其所以克諧父母宜兄弟刑寡妻者則本之性情而
原之天地可謂高遠矣是故君子語下不遺上
舜之大孝文武周之達孝雖其施之上下垂之後世
然亦不越乎家庭之間而推廣之以爲貫之大而實
未始離乎小也
紫陽謂天地山川非繇積累而後大然本文亦無積
累之意所謂及其之語亦只謂及人舉其全而觀之

耳非繇積累也即論至誠其不息而久亦非積久乃
直言其理耳及微之至於高明亦合下便爾非積累
也積累之功乃是誠之者之事

象山謂德性是主人翁學問是奴婢然必有主有僕
而後成一家未有主而不須僕者象山之見亦偏矣

三重呂東萊以爲議禮制度考文也三事固王者得
行之然余意下文首言無徵不尊不從則知三重乃
德也位也時也非禮度文也

小德大德非天地先有此德以立於先而後能並育

竝行不害不悖也直是人自其不害不悖觀之則見以爲小德自其竝育竝行觀之則見以爲大德耳焉有所倚謂經綸不起於私情立本不生於識見知化不出於臆度也

淡簡温三句不可以淡簡温爲外不厭文理爲內蓋淡即是不厭簡即是文温即是理也非如衣錦而尙之絅乃是二衣可分中外也

君子知幾之動在乎巳故專於爲巳知幾乃爲巳之本心也

毛猶有倫謂以毛比德是德猶有倫也

吾夫子習射矍相之圃謂觀於射而知王道之易易是夫子以射爲德義相觀禮讓相先之地也故曰無爭必射若以爲惟於射有爭恐非夫子本意

塞門蓋今宮牆之制云樹塞者蓋古人或用木爲之今人亦於居宅內爲木屛風遮內外漢史所謂罘罳是也故史稱東闕罘罳災而不及宮殿

子夏巳學未學之說吳氏以爲恐貽廢學之弊是不然古人之學以明人倫爲急故曾子謂其弟子不學

而曰吾父母責孝兄弟責友朋友責信故不暇學也子夏以其盡倫故謂巳學何病之有夫子亦曰行有餘力乃以學文所謂行者非學乎哉

有子慼當時越禮犯分之失故論禮而欲以禮節之也自秦法既行而君臣上下之情踈不洽則固當以和爲貴也

顏子之不愚夫子知之深矣而必曰省私足發始爲不愚何也殆謂他觀人者說非自謂也又示人有聞當發之意耳

宰我戰栗之對非妄對蓋意在勸哀公行君威以張公室之意然無他計畫而直欲行其威則昭公之轍耳故夫子譏之

夫子在廟每事問自歎未習熟之故耳註以爲雖知亦問似未得夫子之旨

得貧賤殆亦無可去之路即避地避色避言焉往而不貧賤哉此直與審富貴時言之耳

曾子釋一貫以忠恕此自曾子之實見實功非止就學者之事以曉門人也

盖有未見之言意謂此夫子不以無人必天下之意
故言有好仁惡不仁者而我偶未之見耳似不謂用
力不足者
子賤治單父遠陽鱎而取鮒以成彈琴之治信乎其
君子之德皆取於人也
子文以舊政告新爲忠陳文子以不與亂黨爲清此
二端實無與於仁不知子張何以謂之仁
可也簡謂聊可謂之簡耳非與之也仲弓疑夫子與
其簡故有敬簡之論

冉有以五秉貽子華之母闇通財之為義而不聽夫子之言殆亦聞斯行之之過

子朝通於宣姜遂與齊豹為亂其後靈公不之誅而又聽南子與朝通至為之逐其子蒯聵信乎美色之可以免禍矣

束脩古者士相見之贄也近世或以簡束脩潔非贄也本之互鄉與潔之言來其意亦遠不知古人以贄見為嘗禮故周公有執贄而見有還贄而見者而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此亦豈可謂簡束

云哉特世之設教者苛責門人之學課而托之乎東
脩則非矣
史稱夫子晚而喜易帛編三絕五十而學可謂晚矣
何必云卒也加與假盖古借字用者不必專以爲誤
讀也即假乃假借之義亦與願加數年意同盖夫子
恐日不足之意
泰伯三讓天下朱子以爲固遜甚善即求其三以讓
王季文武可稱三也
君子貴道者三而容貌辭氣等乃無與於道此直謂

人之有道者則三事皆盡善故君子貴乎有道者以此三者也

無所成名黨人贊辭蓋民無能名之意非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下文夫子辭其稱故言我且執御何得無能名乎

黨人大夫子而謂其不能名故夫子辭以執御成名大箄聖夫子以多能是不知聖者故夫子謙以鄙事而謂君子不多能稱之者有當否之異故辭之亦不同

夫子謂已無知故不特有知識者我不能爲之謀即無知之鄙夫我亦只據事理兩端陳之以聽其自主張不能爲之主斷也今世皆以夫子無知爲空而鄙夫亦空空故兩端自現前此禪定之說非聖道之正

夫子之謙也

卓爾顏子謂道之卓絕已雖竭才繇教以求之而終不能至蓋此卓即向所云高堅前後之無窮無定者也非謂道見於前卓然可指也

子路蓋誦不忮不求之詩而不知深求其不忮不求

之理故夫子責之曰是道何足以臧道字指謂之非指不忮不求也

夫子不問馬朱子以爲貴人賤畜當如此竊意未然蓋仁民愛物夫子本心豈得全不問也直是夫子在朝車馬皆候於朝外[illegible]廐適焚決不傷馬故問人而不及馬耳

三復白圭與誦不忮不求何異而夫子直以兄子妻之蓋南容欲身體白圭之訓而子路直誦其究故得不同耳

冉有聚斂未必是苛征加賦如後之貪酷吏之爲蓋聚斂有法故民易於輸將而粟之入倍他日也其事固非而益見冉有之才

毋吾以也楊升庵謂夫子自謂日長以老故人無我用者意亦善

喟然與點升庵謂曾晳狂士自料不可爲世用故以沂水之樂自耗餘年夫子因見人不能用已故喟嘆而欲從晳之爲樂也觀其喟然之嘆夫子之感可知宋人至以堯舜氣象上下同流美晳與之過矣說大

善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升菴謂皆夫子告晳之言非晳問而答也亦通

顏子屢空不動心故自庶乎道若子貢便須貨殖以爲生所以不及顏子近世人乃以顏子近乎聖心之空特未能嘗空而子貢以多識爲貨殖此禪學之說未必爾

有子以君民一體之義止哀公之加賦即夫子言之亦應如此所謂似夫子處此亦可驗君丹子無須爲

之褻歟
仲弓謙言未能知賢爾朱子以為未能盡知一時之賢以夫子之言誤會仲弓之意也程子遂謂仲弓之言可以喪邦何至於是
正名之言殊自難行子路不問其難而以為迂故夫子非之要之夫子正名之言只是不肯仕輒爾胡氏至謂上告天子廢蒯及輒而立公子郢此正難事夫子亦未必有此意
證父之說曾何足稱而葉公以為言良可笑也

醫道甚難巫術最賤而夫子以病無恒而竝舉之豈昔之巫眞能降神附體而爲人造福耶

問恥條必原思自記之文胡直稱名他人記之必不爾也

夫子取管仲之功蓋疾沒世不稱之意故召忽死於所事而卑其莫之知也

衛靈不喪蓋其初年尚有世儀公叔發史鰌公子荆遽伯玉史魚諸賢爲季札所悅謂多賢未有患是也迨其晚年始藉仲叔圉等以保牖下耳

晨門荷蕢接輿沮溺荷篠之徒夫子或譏其果或欲接引之此自聖人事余嘗謂諸人之自處良是蓋已非聖人之德不足有爲於天下故耳

夫子於原壤避其沐椁之歌而杖其夷俟之倨非舍大而責細不棄故舊之盛心也

然是應詞非與是問詞猶俗言我便說是你說不是耶非子貢之有疑心也故聞一貫之訓而不能唯且不能再請敎也

參前倚衡之見卽成湯顧諟之心也子張書紳而不

免難爲仁之皆無實顧譏之切耳

鄭聲鄭重煩多之聲非樂之正聲故謂之淫聲朱子遂以爲鄭國之聲而於鄭風之詩多以爲淫奔之詠非其本說者可謂誤矣

國稱廉士而孟子病其不知蜀國稱不孝而孟子憫其志信乎鄉人皆好惡不如其善好不善惡而衆之好惡君子必察也

治民莫善於禮故夫子曰齊之以禮而以動民不以禮爲未善

憂在蕭牆之內謂季孫之家亦人各思自利而離叛
生也註謂哀公欲以越去季氏若以哀公之意爲季
氏患此猶在蕭牆之外
聖教因人而施伯魚有子淵之學所聞固當不止詩
禮然人能繇詩禮以會道之全子淵之學當亦不外
是惜亢之未及此也
柳下惠降志謂不羞汚君卑小官辱身謂三黜不去
然以惠之直道觀之此亦何降辱之有故夫子均謂
逸民而孟子以夷惠同稱之

子張論交之語乃大賢以上事非承學者可及不若子夏之言猶易循也若謂人將拒我則我何必不可拒人乎

小德出入之言誠不能無弊然亦指其可以出入者耳伊川爭歌哭同日遂爲人所笑可出入者此類也

夫子嘗言三人行必有師故子貢謂夫子無常師即問禮問官隨事皆學可見也然只是好學

天命之謂性不知命是暴棄其性將無所不爲豈止趨利避害已也其何以爲君子記者以此終篇而繼

以禮興言則夫子學詩學禮之訓也孫詩禮而會之即可以盡性知命矣

樂此之言惠王平時之語有此樂之言宣王則似有矜意矣或以爲惠王有慚心則未也

不知簡不知發孟子非望惠王以簡發也直欲其行王政制民恒產耳然王政亦難行矣必輕徭薄賦而後民得享恒產之福又必節用愼兵而後賦歛可薄也王政可易言乎

惠王自謂盡心於民孟子病其率獸食人是從不知

猶說來然即此一節已病民如是况兵爭不休必且賦歛無藝乎

析枝升庵謂虒體析節也非折草木也亦是一說

緣木求魚或謂非求魚木上是求魚不以鉤餌網罟而但以一木取魚也固亦有理然今南蠻人往往以木乂乂魚是緣木亦可求魚也

文王囿與民同即其澤梁無禁之政耳然魚不滿尺不鬻於市則草木方長雉兎方幼亦必有禁矣直令民取之有特有簺如魯恭爲政童子不捕將雛之雉

文王之化想亦如是不然則一國取之山且濯濯後無禽獸矣

雪宮之見或以爲王館孟子於此而就見之不可知然余謂或孟子將朝而王適在雪宮遂見王如見王於崇之類也故王謂亦有此樂正以雪宮誇孟子爾使館孟子將無此誇也

孟子告滕文以仁政而不能爲晝免患之策故人有謂孟子才不如管仲者然管仲用齊則可行其才智使其在滕而當戰國時亦且束手矣盖力不足用也

縮則千萬可往集義之生氣可見
孟子道性善實始於乍見孺子章特未揭示性善二字爾
孟子謂夷隘惠不恭君子不繇漢人遂云不夷不惠居身之珍夫聖人制行當夷則夷當惠則惠惟其時宜耳必求其不夷不惠而居之何異子莫之執中
孟子發有一慢三之論蓋尚未爲卿時也若已爲卿豈得云爾故齊人譏其自爲則不智而孟子曰我進退綽綽

從而征之之字卽謂商也盖人以專利賤丈夫而因
謂商利之博遂官征之也
孟子爲滕陳仁政而許行陰壞之亦不聞滕竟如何
行也要之孟子之言必𨵿闢𨵿聚之國乃可牀而行
之適以召見惡耳故孟子不能爲畫免患之策
儀衍固順國君者然其雄辨乃能驅人以從已非苟
從人者也
彭更食志之說謂小有利於人而志在求食者也孟
子以毀瓦畫墁難之非其本意矣世豈有毀人已成

之功而可食之者乎必君礦之横行殺人始不敢不食以求免死耳

宋非行王政者而萬章以爲將行王政豈其學於孟子而尚不知王者之政乎吾惑之

仲子食井李以全生而孟子不以爲廉謂其不食兄祿不居母室似嫌不義故曰非伯夷之築樹不可居食也要之仲子只欲自食其力耳蓋以母室當爲兄有兄祿又非已祿故避之未必以爲非義也

學則三代共之朱子蓋緣舊說以爲國學恐甚此直

謂人之所學以明倫三代之學一也故曰皆以明倫盖古人未必分鄉國之學為異名周制黨有庠術有序里有塾鄉有較即鄉學兼三名矣又有上庠下庠之文即知國學未必專稱學也

道揆以道揆事而行之也無道揆即亂政亟行矣

宋王偃爭強而亡是逆天也滕未嘗爭強而亦亡豈逆天哉亂世大不字小難與論天道也

孟子以與人為善為大舜能使天下之父子定其與人為善傳矣故稱之大孝

陳賈諛宣齊臣媢驩是謂非禮之禮冉子與栗原思辭祿是謂非義之義大人豈爲之哉

大人之言行無不合於義者故不必於信果而自無不信果也赤子之心誠心也大人不外乎至誠故云不失赤子之心一失誠便入於僞此舜蹠之所繇分也

以善養人非行王政以養民乃是與人爲善之意

幾希之說幾動之微希視不見正謂人心中之靈惺不昧者也存之則可進賢聖失之則不免禽獸卻

子所謂心爲太極此也或謂心列五藏之一不可爲
太極不知心之形則爲列藏之一心中所具之神明
則太極耳古稱心藏神是心以神爲太極腎藏精以
精爲太極肝藏魂以魂爲太極肺藏魄以魄爲太極
脾藏意以意爲太極蓋太極大包宇宙細入無形無
所不在故耳或又以爲太極在身中心下腎上肝右
肺左臍後腰前有一空大如雞卵知識運用從此而
發愚意此或膜脂中之聚氣處耳不可謂太極若執
所云則既有方所是有極而非無極大僅如卵是小

極而非太極矣

君子終身之憂只是兢兢業業慮失仁禮以虧所性之德非憂懼之憂也下文云無一朝之患此則君子之不憂不懼也

井奄以舜爲虞君之適禹爲崇伯之子不得爲匹夫說亦有理

陳侯屬臣周忠信也言貞子乃陳侯忠信之臣非私昵之臣故孔子主之也非君名也

左氏稱晉滅虞執井伯以媵秦姬孟子稱百里奚先

去虞而子長氏謂胥執奚矣勝叅三者皆傳聞而子長最在後當屬訛也今人遂謂奚字井伯又是信子長而傳會之矣

孟子道性善惟乍見之惻隱爲最真惻隱情之善也乍見而鄉發此情才之善也若一轉念而爲內交要譽惡聲之爲則是不能用其真才故曰非才之罪

孟子所云夜氣即濂溪主靜之意但聖人則真靜學者或不免坐馳故惟夜氣爲真靜耳

以微罪行孔子示人以已有罪故君不致膰是不以

爲大夫也故行非眞有微罪可指也

君子非欲廣土衆民也欲其道之得行也非樂君天下而涖四海也樂其道行化成而斯民皆得以遂其生復其性也若君子所性不以大行加故曰所性不存

因饑渴而不顧飲食之失正是饑渴亦爲心害也然其害甚小於小而尚不使爲害則其害之大者不使爲害可知矣故曰不及人不爲憂

宋孝武笑其祖爲田舍翁君之移人乃至是遂不知

世間有貧賤

舍田芸人田乃是棄本而務末言不在帶而行不在

身也不止爲不守約而務博

讀書蠡語卷之二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易經

乾君道也故六位皆爲君卽初與二亦君也或以初爲舜之側微二爲升聞又或以四爲太子之位雖各有說然未爲允若以四爲太子則上九豈太上皇之位耶

乾之三四不言龍三卽見龍其乾惕厲也聖人兢業

以全見龍之德也四即飛龍凡龍躍未有不飛躍者

四直試躍於淵以習其飛龍之作爲耳

上九之亢不以位言直以所作爲言耳舜征苗猶有三旬逆命之悔湯放桀猶有來世口實之慚皆是也但聖人不爲已甚故雖有悔而無損聖德也漢武輪臺之悔則天下空虛矣然猶幸而知悔也二世行督責而有求爲黔首之願明皇好邊功而有西幸之悔則何及矣

用九見群龍即初至九五之龍也无首即不爲上九

之龍也初爲足上爲首比卦比之无首是也所謂不可爲首即不可爲亢之意見天則者即寒暑不易其則之謂天未嘗過於亢也此不言以小終者聖人不以陰代陽之意

坤臣道也故六位皆臣即五上猶臣也君以五爲君位則是王莽居攝而遂即眞矣非是

六四括囊亦收括其德美於中而不外暴之意與含章同道或遂以爲閉口結舌未然

上六龍戰龍即乾初九之龍一陽初動六陰之後而

陰極盛之際則陽必與爭矣故戰也或以龍爲坤馬極盛而僭龍未發焉雖有龍稱而非此戰之龍也坤之六爻有以時言者初與上是也文言則於四亦以時言之曰天地閉四陰始於酉中而終於戌中戌爲閉物故曰天地閉賢人隱
用六利永貞以坤之德言之也其曰大終謂以陰變爲陽也陰變陽而不許以剛健者聖人不使陰得以奪陽故止戒以永貞疑陽者比倫之謂非謂陰可爲陽也稱龍者舉乾之龍以戰陰也類者陰類也氣陽

而血陰也然則聖人明言陰極而被傷如陽亢而有悔矣而又云玄黃者陰極於亥而陽消盡天下無無陽之時一消則復胚胎於亥矣故亥爲陰陽之雜而有玄黃之色也

宋儒有云乾坤之下六卦有坎聖人示人以防難之義固然亦以天地之間水生最先而物無巨於水者故也

乾坤之下皆有坎而不以需師先屯者故以屯爲物生之始亦以父母立家則諸子當繼故屯以長男利

用建侯而中男協力

蒙以中男發蒙而少男航傅此家道亦天道也不用

三女者貴陽而不任陰也此亦屯蒙繼乾坤之義一

屯卦二五皆中正而詞皆不許其亨屯何也此天地

開闢鴻荒草昧之屯固非一二賢聖所能濟之文明

之治也故雖終亨而六爻皆不許亨也

六二班如者二應五而陷險中未能求三又間以三

四二陰故不進也二於五非剝陽之寇乃正應之婚

而以間阻故不得字至坤數之終十年則可以有行

矣故字也

屯六三即鹿無虞者謂虞引鹿之人也三以動而求君而無人乎君之側則亦逐鹿而入於隱蔽之林中而已安可得鹿乎蓋六四非已應而上六又卦外之人也故爲無虞

四之班者進欲求五而五不應故不進也若四者惟初九之求婚而往應之則無不利矣

上之班如進無所之也迺而求三三巳迷於林中矣故無所與而泣血也

蒙初六發蒙之始而用刑非也以爲身爲儀刑而下云桎梏亦失之蓋發蒙之始利用脫刑之桎梏言寬之使從也然而一於寬將有教之不率者故以寬往則吝也必當於已從之後嚴爲模範規矩使之遵守乃可故象足之曰以正法也

蒙六三獨不言蒙而言女何也凡訓蒙者必使之遏欲而存理此似易實難之事也三已出險難而居下卦之上此欲動情勝之際也三以陰爻而又逢艮之少男故爲見金夫不有躬也或以爲三下比二爲見

金夫不有躬夫二爲包蒙之師三肯從二是求明師之訓也豈爲金夫哉

需九三之致寇非九三之罪也地位使之然也故聖人幸其灾尚在外而教之以敬慎無敗也

凡卦皆以下爻爲入上爻爲出需乃以六四爲出上爲入何也坎之初險尚淺可以出上則險深故也

上六不當位謂不當尊位而亦當敬客也非以陰居六爲不當位也當作平聲讀

宋人解訟以爻之應爲訟之敵愚意不然應者相與

之人豈相敵之人哉君以相應爲敵則上九終訟六三何得不訟六三不訟上九與誰終訟乎

九二九四皆曰不克訟六三不言訟何也二與四皆以剛居柔位三以柔居剛位皆不過於剛者又二至四其互體爲離離則明明則能顧理審勢矣何終訟之有二爲大臣有食邑者故不訟而退處於私邑四爲近臣故止變而聽命而不言遖三則外臣而又爲離之主故止食舊德而人亦無訟之者也初爲小民故小言而不永上爲失位忿戾之人故終訟錫帶三

褫先有位錫帶而被褫此所以忿而終訟也
師之六五有輿尸貞凶之戒何也弟子衆師也長子帥師帥誠能克敵有功矣而能保衆師之一無傷死者乎故行師以正而終爲凶事也稱弟子者大將視卒如子則可與俱死是也
比之初六有它吉謂得六四之薦引也六四外比於賢贊即初六之有孚盈缶者也以從上相與從九五也或以六四比於九五不比初未善
小畜名卦殆不可曉夫風以散之說卦明言之矣乾

又進動之體而風可以畜之乎凡卦取風義者皆散行之意如觀姤渙之類是也此言風行天上卦云不雨是取風義而云止乾何也意者乾自爲翕聚而爲風所散故爲之小乎

卦云不雨意謂風散乾之陽不得遂其聚也上九乃云雨者巽動之坎風過而水來則是雨矣

復自道謂復自已固有之道也風行於上而初在下故得復其翕聚之道

履卦辭謂履虎不咥而爻辭又謂見咥何也卦言大

體天澤分定不相凌藉如履尾不咥亦大率言之也世寧有履虎尾而免咥者乎六三自信其柔悅而遂履乾之後則是巽以耿爲有見跛爲能履而妄行矣其爲履尾而不免於咥必矣且夬履之九五猶之剛武之人而爲大君肆意以行禍患必加之三矣或以武君旬爲憐三之志未安而文公以六三無武人之象愚意亘指九五之夬履者耳

九四近君之臣也觀九四之懼而益信六三之凶矣文公以考祥爲考其行之善楊以考祥爲成其福文

公以其旋爲周旋無虧楊以爲反其初服二說不同要之上九在卦位之外則成福不若考善否之切於身周旋不若反初服之協於彖

聖人既明平陂往復之理必然矣則但當君臣克艱以守正道則可無咎矣故不必憂彼陂復之信至而當憂我坐而享福之非良計以享福爲非良計則憂勤惕厲而泰尚可保矣

泰之中四爻互體爲震兌有歸妹之象焉故亦有帝乙歸妹之說其云吉者帝乙紂之父也書言成湯至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猶可言吉也一傳而至紂則復隍矣

否之初六言拔茅貞吉何也戒君子當如拔茅以其彙退則貞而吉也故象又曰志在君言雖拔彙以退而畎畆不忘君也泰言上人拔而進故曰征吉此言自拔而退故曰貞吉或言拔茅爲小人進貞吉爲君子退一爻之辭而與占爲二未安

否六二之包承非承順君子也乃承順君相之意以苟祿位耳如李斯進督責之說蔡京唱豐亨之詞是

也小人以得祿位為吉故云吉大人豈肯入其群哉

六三包羞蓋如鄧綰謂笑罵繇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是也

同人六二以柔順文明之德居中正之位而為同宗之吝何也此六二所以為明順也蓋巳以一陰為衆陽所趨若更無所不同則嫌於張大且疑君矣何凶如之故六二止以其大臣之祿而同其宗人雖若不大而可吝而亦未失為柔順之道也所謂類族若意如此而象曰吝道言雖吝而自有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則不順之臣也上與上九爲應而欲挾六二以同乎巳故上九之同人於郊則九三伏莽升陵之事也然而三歲不興者遇乾之五陽剛中正而未敢卽動也未幾而九五以大師克之矣則上九之无悔以在莽而不及三之禍也其云志未得以應乎三而未得行其應之志也

九四近臣而欲攬權者也旣下初九之巳應而又欲同於六二間之以九三故乘墉以攻而六二中正之德上孚九五不肯巳同故九四不克攻而反守其則

斯不失於吉矣

大有九三本義左傳訓亨爲享而楊誠齋訓亨爲通其說不爲無理而意殊晦

六五威如之義本義以爲嚴上下之分以消臣下之慢易無備也楊誠齋以爲君當以和易去其周防也上古君臣甚和洽則嚴上下爲得宜秦法行而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矣更加以威無乃涉於亢乎

六二鳴謙本義以爲謙極有聞楊以爲講求其謙惟講求故有聞二義互相發

六五征伐獯鬻安夏之事也即漢武征匈奴亦以殺

略人故不得已耳但不效周宣之薄伐而務窮兵於

遠斯失之矣

上六謙事事外之臣故其謙志不得大行於天下而

但可以正巳之私邑非鳴謙者有不滿之志也

豫六二介石自二至四有艮體焉故二爲介石

六五貞疾自三至五有坎體焉坎爲心病故五有疾

隨六二係小子係初九也失丈夫失正應之九五也

凡相比暱則爲係戀不近不比暱也或以二比三爲

係三亦陰也二豈與比匪哉

六三係丈夫係九四也失小子失上六之應也上六陰故爲小子舍下舍下卦而匪九四也

九五有君而無臣蓋二已係初也而云孚嘉者但擇善而從之耳上六窮上而又失六三之應其係且維者誠意以從五也亦如王之享神之誠也

蠱九二幹母楊誠齋以母爲六五未是以爻論初爲陽故幹父二爲陰故云幹母以全卦論則五君位當屬之父二臣位當屬之母然則九二即母明矣母陰

柔固當以温順漸化之不可以堅固執持之也故曰不可貞而又曰得中道

臨卦八月之說當以夏正八月觀卦爲是楊以坤六爻加臨之二爻爲八月殊覺勉强蓋陽方進不得謂消也君以夏正八月則臨之反對尚進之不得其道而一反焉則四陰盛而消陽矣其進其消特一反之間耳故曰消不久而爲凶也臨卦取岸臨澤上臨下爲名爻辭則取陽臨陰爲義六爻所謂臨皆陽之臨陰也

臨之二陽皆曰咸何也如日陽一出無不炤也言遍也又陽之消陰漸以陽和之氣化之非君以力征奪之者言感也未順命者五爲陰其命或左陽而右陰故未可即順也

六三兌之上說之主也故爲甘悅以受臨而未肯革也則何利之有聖人明教之曰汝旣憂陽之凌矣何不變易歸於陽如是則泰且至矣何咎之有

六四至臨致之來爲至四應初而致初以臨陰也五知臨五知二之陽剛而用之以臨陰君人之道也上

無應於初二而亦順五四以從陽之臨是厚於臨也此四爻皆取陽臨陰亦如遯四爻皆取陽避陰之義臨之互體爲復臨自復而就盛也觀之互爲剝觀已有剝之漸矣然則八月之說信當以觀而不得以遯矣

觀卦義取觀示而爻皆用觀瞻何也盥而不薦之誠省方設教之制聖人之事安得有吉凶悔吝之分乎而爻不免有吉凶悔吝故取觀瞻而不取觀示也

六二不取大臣之義而取女窺之辭衆陰方消陽故

取女闕以醜之也

上九觀其生其指五也衆陰消陽之際視君以爲行止商辛播棄海濱斯處文王善養興嘆盍歸故曰志未平雖身在世外其心未敢以爲安也其曰君子无咎五盡君子之道上亦與之俱無咎也

噬嗑一卦爲利用獄故六爻初上以罪之大小言中四爻以治罪之難易言而不以君臣感應爲言以君臣感應說者覺牽强至謂以九四噬九四无爲辭解

賁六二 賁其須須需也待也六二文明之德爲六五

靜止之君所須待也故曰與上興言六二與五共興文明之化也不止爲人鬚之義

賁六三之濡如也二至四互坎體也雲峯胡氏之說備矣

六四之皤如人面色白也白馬翰如馬毛色白也方爲賁而俱白者白則受采也故下求初九之賁巳也乃初又弗乘而四則翰如其馬故疑然寔則正應非寇故終不相尤蓋馬者自馬徒者自徒不相妨也或以爲六四求上九未安翰如亦非飛意

六五賁束帛於丘園是聘六二也如高宗求說於傳巖之野是也或以爲六五求初九未妥謂之吝者天子乃以束帛求賢似乎小吝然而意之誠不在物之厚也賢者且從之游矣故終吉

剝之六三有占而無辭辭在復之六四也取其違衆獨立也

六五固以柔居尊順而止衆陰之剝陽爲終无尤然愚意以宮人寵之辭無乃群陰得志耽於宴樂自謂其無不利而不及剝上九之一陽故爲无尤乎

復六二之休本義以爲美揚誠齋以爲休息然而休息之說似長蓋坤之二六月用事至於復之時其休而不用久矣今乃順初以復於陽故曰吉曰下仁也

六四有辭而無占占在剝之六三也聖人豈於違衆陰而從陽者反不許其无咎哉

耕穫菑畬農人正務然不能無覬望之心六二不事此則無覬富之心矣故爲无妄而利往

无妄六二之求富者陰本中虛而又不耕畬是未嘗求富也非寔富而名未富也

頤初取象龜者龜伏於下也又上九爲背甲初九爲腹服也其占皆爲戒辭聖人不使其失已而求食蓋欲其食人而不先自食也

頤以上初二陽爲主中爻皆求其養者二於初上皆無應與而求其養故求初則爲顛而失正求上則爲躁而征凶蓋當待人之致養而不可求食於人也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賢君自當養之求之則失其德矣或以爲二求初以進德未是若求初進德是屈已以從明師也何病於顛

六四正應在初故雖顛頤而可以吉也取象於虎者四爻艮位虎踞於山也上九虎首初九尾也耽耽逐逐虎求食之狀而云无咎者龜可不食虎必須食也而虎不如猿之貪故无咎也或以欲爲爻方言口而云爻恐未然前贊以爲求下養人然此爻未見養之

象

六五不求六二正應而求上故亦爲拂經但守我本位之正則吉矣然則六二能居貞無求亦可無凶明矣

若五與上則養人者矣

大過棟橈爲本末弱指初與上也而九三橈九四隆何也初爲過始雖橈末折九四扶焉則隆矣上爲極橈而折者也九三即欲扶之而不能矣故橈而凶或以爲九四反上卦而爲上故隆然則九三獨不反下卦而爲初乎何以有橈隆之分也其說未妥上六滅頂凶爻謂无咎象謂不可咎而人必以陰柔咎之失經意矣

坎之爲卦楊以爲二周文在幽可小得也未然演易

以垂萬世其得豈小也且二爲文則五可爲殷紂乎而四紂之近臣而樽酒納約豈閎夭等行賂以免西伯之事乎

離之初九晹爽之候也故有履錯之失能自持敬則無失矣何咎之有或以履錯謂履之明顯未妥

重離爲繼明故九三爲此日之昃日之昃猶人之老人老不縱樂即嘆老兩端嘗情耳註謂衛武可免此信夫

離六五卽坤六五也未可以君言臣而極尊下有三

剛故不免憂泣

咸之六爻不取應與上下之義而但取人之一身上下體之感與諸卦不同又比以靜爲吉而動爲凶蓋本之卦德止而悅也悅而動焉在陰爲冶媚在陽爲淫欲矣

恒九四無禽者下應初六六陰則虛故無禽

遯小利貞小謂二陰言陰以柔順承陽爲貞故利於守其貞不可以陰之方長而遂追於陽也以爲君子尚可小利未妥

遯卦二陰侵陽則當遯在陽爻初六以陰居陽而剛則侵陽者也故聖人言其危而又戒勿往又明教以不往無灾不往不侵陽也二以陰居陰則柔不能侵聖人恐其聽初之慫慂而侵故教以執革之堅又申以固其志皆不令侵陽也二陰豈遯者哉或以初六爲遯之不蚤未妥

君子之去小人往往以剛果而不周密失之故聖人於大壯有壯趾用罔之戒不若遯之上卦三爻皆吉也

六五柔中之君而信用下四陽剛之臣則攺其陰柔而爲陽明也不難矣故曰喪羊於易羊謂六爲陰也其曰位不當亦以陰居君位爲不當則喪其陰而化之以剛陽何悔之有

晉之上九事外無位之人處剛角之地其陽剛但用伐巳之私邑而非褻人侵上也故雖危而吉無咎也然而止能治一私邑則雖正亦可吝矣故曰道未光言不能大光明於天下也

明夷六四或以飛廉等當之亦是余意獲心而出門

庭無乃微子行遯之謂乎

睽初九曰見惡人九四曰遇元夫惡人者交惡之人也

益六三益用凶事程傳備矣但解固有未明固有謂三不中不正固應自有凶事而上之人益之以賑恤則爲无咎也守令不可言當爲邑宰耳三非專行者下文明言中行告公用圭矣而可云專行乎

上九莫益非下之人不益上也乃上之人不益下則有擊之者矣大學傳所謂貨悖入而悖出是也書德

宗廟而從征者盡給月餉行有行餉而又有酒食犒賞乃後涇原兵來者大盈之金帛以致兵亂遂有奉天之難眞知此文之辭矣所謂立心不恒而莫益致擊也

君德則忌本義謂未詳愚謂或恐字之訛蓋君子施惠及人而不自以爲德也

夫以五陽決一陰而爻辭何其難也非陰之難決而陽之不一之難也初躁而進則爲咎矣三且與陰爲應而兩從不定矣四且次且而不信矣獨二之謙愼

爲可恃而五且幾爲上所惑而係之矣故決之難而中爲未光也盖自泰治而後陽且有自泰之心焉故非爲惡之人也元夫者原相應之夫非大善之夫也蹇之中爻互體下坎而上離有未濟之象焉聖人於六爻皆不言濟蹇深哉

解之六四言解拇楊誠齋以爲四比六三也當解之夫六三非四應又是內卦恐四非比三也四應初初最下則爲拇明矣程朱之說盡之然以爲絕去陰柔恩意三陰爻在三與上則曰負曰隼皆惡行也而初

以在下獨以无咎稱則猶可用之人也無乃昔人取
盜二人而用之意乎取士如此故朋至而孚也云未
當位蓋小試之未即與之位也
上六射隼隼即六也高墉即上也射之者六五故云
公謂君也或以爲上射三者上與三相應之人且俱
陰柔共爲三狐者而射之乎
損初九上應六四四爲近臣已任事者故初當遄往
以陽剛濟之恐其陰柔生事也又初九陽爻陽位純
乎剛故當酌損其剛如巽語之言則可恐過剛或折

也二陽爻位陰則不過剛故云弗損言不可損已之剛恐過柔則廢無以益五也云利貞不當損故利守貞也征凶者五當求二以自助二往求五則非以道自重之義故凶也

九四損疾遄古以初九遄往故也

九五益之十朋之龜言九二陽剛中德之賢爲邦之著蔡以轉益五故云益之龜也

損之九二上九皆曰弗損益之二云弗損言不必損已之剛以益五也上之弗損言不必損三以自益也

夫三實損以益上而上曰弗損何三自益上則可上而損之自益則不可惟上不損下自益故利有往而人皆臣服之無有家之限也且三下上上各以其虛實而移其位耳原非必損三之陽以益上之陰故也益初九利用大作大作即如六四遷國之類大有作爲以益初也象曰下不厚事下不厚事聖人恐人以大作爲下當大作故申下不厚事之文言大作在上也損益之損上益下指初與四也而皆不及損益之說損下則當有酌處損上則不必言也

四止言還國指一事而言爾凡大有作爲以益下民者皆是也依謂依五君可也即謂依厚下之德亦可不同德至是耳聖人所以戒之也

姤九二不利賓賓指五二下比初爲有魚則剛中化爲陰柔無以輔五矣或以爲不利三四者恐未然

九四無魚以初比於二而不已應也云起凶凶自下起也

九五若爲杞柳則巨木爲枸杞則小木也然皆非包瓜之物蓋九二下比初六言其陽德則雖美而易潰

如瓜也杞木何以包而有之九五雖含中正之德其如臣之不能任事何哉其云有隕自天者世患無君不患無臣而今有君無臣則是天降之亂禍也不含命者九五含章猶欲有為未肯諉命也

上九姤角蓋事外之人退處角隅之地非羸角之角也

萃三正應上而遠无利以上無位非萃所也但隨二而往萃五則无咎矣然三至五互巽體焉故曰上巽巽而往以求上則自小而可羞也

四至二互艮體焉艮正而不求萃於初則能堅意以從二而萃五矣故得大吉而无咎

升九三非虛自三而升則坤之三爻皆中虛也故曰升虛邑有人則疑或我國虛則何疑之有

享岐未升也而升以爲豢者以巳之誠升合神明也

困於酒食本義以爲厭飫楊傳以爲不得楊說勝蓋君子處困故不得酒食也但濟脩靜俟則朱紱方來加巳如享祀而受福也若遽求合於上而征行則時或未至而凶矣然困而思伸亦於義爲无咎也

九五劓者見上之陰如受劓者也刖者見下之陰如被刖者也皆不可用之人故云困赤紱盖以未有所與爲困也徐與九二相說則錫之而不困矣故九二有方來之語以此兩爻皆言享祀者君臣各以誠相求如享祀之格神然也

九四來徐困車皆謂初初方株守幽谷何從得車乘之或以爲二未妥吝者四未能濟初也有終者初四兩位之人以五二濟困化服於君子故也

井之六爻不以君臣應與吉凶爲說何井以養爲德

而自己無爲但任人脩治之故始而舊泥次而浚治故鮒射谷而甕爲之敝功亦勞矣次而渫次而甃而列食而勿收幕以次第爲吉凶而不用他卦之說如人之脩德功日進則德日崇也

革九三革言三就盖大疑謀鄉士庶人龜筮之謂三就者就三事而謀也有爭者皆從也或以爲大亨利貞者未是盖彼三言在九二巳日乃革時已詳審之矣

九四改命卽湯武革命之謂臣可改君命以信己志

也葢自九三以前已明知其可改命矣至四而入兊則天下之衆皆恱之乃三千歸湯八百會武之時也故改命吉而志可信也九四近君之位非韓信諸人行權境外之例也

鼎九三之革余意火化革生而熟也其塞或鼎之羮也雉膏不食未交離體則未進於上也

九四非足而云折足者意或近君曾御之臣進之不謹而折其足也

震之二有來厲其五云往來厲二止前震之來五則

前者往而繼震來也三之蘇蘇前震之終故聲蘇蘇然徐也四遂泥震相繼而來如泥之相沾不斷也其云未光凡雷陽陷陰中則發四乃在前後四陰中故也

上六震之終故聲威亦索索然欲盡也猶矍矍者恐後雷復至也鄰謂九三上之正應三進遇四故遭震上窮無所往則不震躬而无咎矣

本義以限爲膂之下限榻以爲門限艮之五爻皆近取身不應三乃取門本義爲是本義以列爲裂榻以

爲排列脊肉自列何事乎排亦當以本義爲是蓋艮其限而不動雖夤如裂危薰其心似乎可危而惟固守其止則無妄進之失矣故聖人於三雖危厲之而不言凶

漸卦言進而內卦艮爲止體九三以陽剛進而不知止故夫行則進而不復婦雖孕而以過陽則不育爲失其道禦寇則止之而非進攻故曰順相保

上六本義以爲逵楊以爲退止於陸當以本義意爲勝蓋鴻固雲飛之鳥也況上在卦之外乎

楊辨歸妹爲嫁女之家其理甚長當從之

初九有跛履而不言耿視若以相承九二爲義則耿句亦當在初九方可

初九跛履句當在二爻爲是跛不忐履而忽能履耿不忐視而忽能視此人之所悅而即欲行且視之者也而曰利幽人之貞則以女之義不可自行自視而當守幽貞之常以待五之歸已也

六三以須當如本義爲女之賤者蓋九二中正居尊而初則娣三則須皆侍奉乎二者爾即爲須有不其

而反之亦不過爲娣耳終非正也或以須爲九二之待禮則涉於九四矣未是

豐之初九不言豐者無位之人安能豐也配主者應合之人謂四也雖旬無咎旬愚意當爲徇意言志同道合而以道義相徇習則何咎之有若過爲曲徇則涉於比暱矣能無災乎

二三四皆言豐者六五虛中之君心不自豐大而導之豐者臣也故聖人戒之言導君以豐者是自大其蔽障而將反晝爲夜也凶孰甚焉二以中正故教以

忠信發君則巳志亦行而吉也三四以陽剛則易於
改過故三則勸以折右肱以絶上六之應可以無咎
四則教以求初等夷之贊以自益爲吉也
六五不言豐者五虛中之君二三四不以豐導之而
但盡其臣職則君不自豐而虛以來人之章明矣庶
可以保其日中之治而不過以致衰虧也上六蓋京
輔之徒導君以豐而因以自豐者也其凶何如哉
旅卦以離動爲旅故四以旅爲嘗處而心未快足也
六五爲離動之主而君位不可言旅故戒之曰君不

易學

安其所而好動以外居則如射隼者雖有從禽之樂而亦有亾矢之失矣若居所不動則上可格天而終以嘉命與之矣

上九喪牛左氏所謂純離爲牛而經文言離畜牝牛上而旅則出卦之外故喪牛於易

巽在牀下入雖過卑偈至伏於牀下惟病甚者乃下牀席地耳九二中正無必死之道故用史巫禱禳而獲吉上九則已極而無復之故喪資斧而正乎凶也

無初有終先庚後庚或以爲脩眞者採先天之候固

有此說恐聖人未有此意
楊氏謂說之大則民自相勸余意此直傳寫之倒文當云說之勸民大矣哉爲是
兌初九陽德陽位與陰無涉故止當以和德求友朋爲說也九四則陽德陰位下乘六三剥陽之陰故云商兌商有傷意不止商度也傷於陰故心未寧而當大疾惡而絕之乃有喜也此二爻亦不可移者而文公以爲不切殊可疑也
九三孚兌是二以誠信上孚於五而君臣相說則吾

志可信而行矣故曰信志

九五孚剝厲總是戒辭言孚信剝陽之陰則可危也戒之當待九二等之正應而不可說上與三之媚說也

九四介疾介意訓大疾惡也九四下應初而協德於二故大惡六三而絕之是以有喜也

假廟享帝本義謂聚其渙說是以爲歸功者大深則鑿矣

渙九二奔機本義以機爲二楊以機爲五愚意機乃

發動之繇九二爲大臣之位則當察渙之所繇而極之得其機而吾之功易施故奔而從之爲得願也本義以九三爲散其身謀而謀公爲志在外揚以爲九三世外之人未是世外當屬之上九若以上九爲去之無咎則可也

節卦二與初同辭而異占者何澤停而不流之體也二居澤之正中其不流與初一耳故同其辭二爲大臣而有位與初不同則有當行而不可但止者故異占若三則澤滿而溢出矣故又當節不節而橫流致

竭則嗟之不及已
中孚議獄者巽入以求其情也緩死者兌說以求其生也兼二卦德以爲象也既入且和說因豈有不心服者哉
中孚初九之虞虞其有他也有他謂應六四而變爲陰柔也
六三之敵即六四也蓋九五爲君一卦之主而衆爻歸之二爲正應四爲近臣惟三稍遠欲下託二二中正不受也欲上從五而四間之故三與四爲敵或鼓

而戰或罷而休其有功則歌被傷則泣乃三四勢力均敵而不相讓故至如此以敵爲上九者恐未然

六四月望謂近五近君也馬匹亡謂不近比三而專上從五也故曰絶類謂三與四皆陰爲類也

小過雖云雷在山上然但以震艮四陰爻爲小者過多爲卦名耳然而雷動山上亦云小過於高則多不雨故志稱有人居高山之巔傾視無雲而聞雷聲焉有間人云山下大雨矣則知雷動山上亦小過於高矣或以艮爲冬春之交而雷作於此將爲過之小未

是
祖與君爲陽妣與臣爲陰六二過祖遇妣不及君而
遇臣揔是言所正應者六五之陰柔也以同德相依
故可無咎
九四剛居柔故爲無咎不越陰爻而上遇五故爲弗
過遇之但五不與已同德故往求合則危而當戒不
可恃已之陽剛貞固而强求於五也
六五不與三四同德而但與二爲同心故爲不雨弋
穴之象以四入震體故當雨而陰不與四合故不雨

上六事外之人不與諸爻相遇而過之如飛鳥離凶
可謂凶矣然而遠身求全不過小災青而已不大凶
也
既濟之五卦有未濟焉故曰終亂曰思患豫防而上
六有濡首之戒
未濟之五卦有既濟焉故其爻占多吉辭惟六三征
凶而又許其涉川以出坎也至上九乃有濡首之戒
以酒過也
坤之六三四曰含章曰括囊盖背以時言也三盡酉

中萬物含實四盡戌中萬物閉藏之時矣本義所謂時當隱遁是也

楊升庵不取文公大貞凶之解以爲是聖人教人不正也余不謂然夫曰貞凶則不貞之凶不俟言已聖人豈教人不正哉洪範云卜筮之違也靜吉作凶聖人之教人固如此

蒙六三以欲動情勝不能自克上九擊蒙正擊三之逐於欲者也禦寇刑禁之而不得肆

文公論易變占習熟故剛來柔上等說多以卦變爲

解蓋於成卦之後觀之若見爲某卦變而上下之耳李舜臣王洪東皆只就本卦論其剛柔上下然以余觀之訟泰諸卦本卦上下可也如賁之一卦艮離皆剛强者柔於何取噬嗑一卦震離亦剛者柔自何上必以離爲柔吾恐日火之烈人望而畏詎得謂之陰柔耶文公之言自是一說殆不可廢

比之不寧方來如六本應四乃捨與比而從五是也後夫非來之晚者乃是不肯來者如三之越五而應上上之不比五而從三是也

二爻應五諸卦多以爲大臣而履獨爲幽人何也士必樂道忘勢而後可以佐君君亦好善忘勢而後可以用賢五夬其履矣二之安於幽坦也何疑

五爲君位而夬以貞厲者二履與噬嗑是也履恃其位而小視萬機噬嗑恃其明而輕視決獄其致異矣故噬嗑得無咎而履以厲告也

上處卦終而無位此世外之人也故視已所履而考其善否若能幽獨守貞而旋其始之素履也其爲吉孰大焉

泰九五之歸妹求之於象而不得也意者卦以乾坤爲夫婦九五婦而九二夫也歸妹而得中行光大之贒夫其爲祉也亦多矣其爲吉也亦大矣不如此觧而但云帝乙歸妹時占得此爻則祉與吉於何而見義焉若但以九五虛中下應九二則又爲君之用贒而於妹之歸無涉矣

四曰有命望其傾也上曰否傾聽天命也惟九五有德有位之大人則能休時之否以歸於泰所謂以義立命不諉於命而撥亂世以反之正也

卑不可踰謂人不可違踰其謙非不能過其謙也蓋過謙或涉足恭諂媚故不可踰也

謙卦兩言君子有終蓋惟君子則謙能有終勉而謙或謹於初而怠於久或顧於此而失於彼未可言有終也

三正應上則其盱也蓋視上也上冥於豫三若效之則亦昏矣上以有渝而得无咎則三以速改而不至於昏可以免矣悔遲則流於昏故有悔

上六以冥言者二升與豫是也升利不息之貞則豫

之渝也亦變而從乎其貞而已
官有渝所謂耳目之官不思物交則引之者也故惟
正則吉
九四有獲謂得三也三比四有諂媚之失四親三有
好諛之病故曰貞凶但以誠信之道明以相孚則無
咎也
六二滅鼻非傷滅也蓋膚易噬而巨噬之深而鼻爲
肉掩耳若傷至滅鼻其害甚矣何云無咎
九四金矢說者以本義鉤金束矢之解爲失亦是然

堅直在下耳治獄者何得焉四入離體炤之以明幽隱畢察則健者不得持其堅利口者不得強其直而眞堅直之情上得之矣故曰利艱貞不可易視之也

故爲未光

君子以道義爲華非以車乘也故初之賁趾舍車弗乘

無妄初與四正應初往吉而四正可貞豈以四近五而逼君位歟初則遠矣故往可吉

無妄六三之取牛象也豈以三變則爲離歟大畜之

六四亦然

余嘗疑乾非山之所能止盖乾自爲翕聚而又值艮止之時故爲畜之大與値風之動散不同也乾方翕聚而初又在下故動則有害於聚而但利於巳也厲似不宜訓危初利巳二脫輹與小畜初復道二牽復同意

三與上爲正應其求養於上順也而云拂斯不可曉矣以象言大悖會之無乃取悖出之貨之謂乎君但以動極而不中正未見其拂也大都頥中互爲坤坤

主靜不主動故順之中爻待養則可求養則凶也五不可涉川而上利涉川何也五不能養人則亦不能以濟衆矣上能養人則亦可以濟衆矣所謂涉大川者蓋濟衆之謂不止一人之涉也

大過二五取象皆不可曉稊無根訓爲孚則與華同矣以比初爲女妻則二亦當在方壯不得稱老夫以比上爲老婦則五亦且及衰朽亦可爲士夫也要當只以各爻意會之耳

余嘗疑九五沱若嗟若似非人君之宜故以爲大臣

處尊而憂懼如此與坤之六五皆不可爲君也已而思之彖曰重明以化天下象曰大人繼明照四方皆君道也何得爲大臣乎切思大人繼明之說是父子相代之謂也黄離之吉先君之照四方也大耋之嗟則先君告終之際也突如其來焚死棄者先君之變忽至而送終之事也至於六五則嗣君襲位代親之時宜戚宜懼矣沱若嗟若固其所也至於上九則嗣君涖政而征伐不服之事也以此觀之自二至上諸爻可不費思索而皆明矣

咸感之謂也不謂感而謂咸者不以有心感而以無心感也是故天地感萬物天地何心也萬物何心也聖人感人不令之喜不令之怒亦無心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亦無心也故天下和平若聖有心則驩虞之小補而已是以六爻之辭皆靜吉而動凶故曰觀其彖辭思過半矣

雷一震而施息風一吹而即過雷與風不可爲恒者也而卦名恒此聖人之訓也聖人慮人如雷之躁暴如風之飄忽至無恒也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言雖

烈風迅雷君子但致敬而不至失其度也此爲有恒矣彖叙久於其道而取日月四時不及雷風焉亦可見矣

初與四爲正應四以陽剛厭初之陰虛無貪而初深求之固焉何益矣故凶而無利二與五正應皆處中則可久矣乃五曰恒貞而夫子凶者何其凶以陰柔不以恒且正也

天下有山遯非以天去山遠爲遯也但人之遯世多以山林則天下之山皆遯之地矣

九三成艮之主故於下二爻不能無繫而未即遠去此如人之有疾而不能自振之比亦可危矣夫繫戀之私惟於所畜之臣妾繫焉可也彼下二爻之小人豈臣妾之比哉而三繫之焉不亦可危也哉君子於此當思所以決矣

晉初之摧如者初與四正應四貪位之人故罔孚初之贊而摧諷之也晉二之愁何也二三應五五虛中以任二故二不敢以位為樂而深慮相職之難也稱

知臨為大君之宜而涖衆復欲用晦何也蓋君子所

以兼容併包而不欲以察察為明之意也故曰察見
淵魚者不祥
家庭之間往往以恩掩義故當以義斷恩也初曰閑
二曰無攸遂三曰嗃嗃上曰有孚威如皆示人以義
濟其恩也故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蹇之六爻言往來者四多不可解如三往遇坎稱蹇
可也初進合二四進遇五上義進無所往而皆曰蹇
焉此不可曉者矣上來就五三來就二云碩云內喜
可也四來就三為遇山恐山非可連之所而初又來

無所就乃曰譽焉此亦不曉者矣愚意此或如洪範靜吉作凶之意且當只就各爻中以意詳之耳

朱子卦變之說人多未取然損之三爻曰三行損一是以三變而之上也曰一行得友是以上變而下爲上之應也卦變之說周公已有之矣人未可以非朱子也卽彖辭損下益下亦卦變之說耳

六二柔順中正之賢故九五以耆蔡之大寶任之是益以十朋之龜也享帝者臣以誠格君猶君郊天也

九三正應上其壯頄之凶盡陰與上比而陽爲壯容

故凶若夬夬去上則無咎九四應初見初壯不勝而
次且退後雖聞決䇣之言亦不信也
姤九三即夬九四之反而皆有無膚次且之訓彼有
警於初而此不戀乎上之窮又欲比初而不得也猶
幸不傷而無大咎耳
萃六二正應五當引諸人以從五故曰引吉無咎二
五交孚不易其心故曰中未變五爲君位以位萃人
亦可以無咎矣但德之未光故人有匪孚者思脩其
元永貞則何悔之有上處卦外孤立無與萃而至涕

洩能安於事外而不亂求萃者無咎矣
革之六爻似亦不以應合君臣之説爲辭而但直敘
湯武革命之事也初鞏黃自歉無德而不動也九二
則德已及人而元亨利貞之不虧故可以征吉無咎
九三之凶厲自恐人心天命之未孚故謀鄉士庶人
龜筮以占之而皆孚九四入允衆說而歸之此鳴條
收野之會也故改命吉九五則湯武即位新民之治
也上則天下從治之象而猶有未若於訓者則亦不
須征伐之凶事而但居貞以治之足矣如三后之化

頑民是也而凡事之當變革亦須如是乃吉耳
愚二正應五剛柔合德矣則凡有仇疾之者孰能即
而害之仇似不當指初也
震二九陵七日之象誠不可解然九七之數則以震
爲陽之始故皆用老少之陽數耳又經中言七日者
三復之卦辭及此震二既濟之二是也復以姤卦一
陰爻數之至復之一陽爲七爻故曰七日復言陽至
第七爻而復也震與濟之二亦言七無乃木位二數
之至七數即復得本位之故歟

艮卦二三爻取象不可曉夫艮取人體爲象二應腓腓豈能上而拯限而云不拯不快於心腓亦有心耶三爲限卽艮止何至列夤之脊肉而危薰心揚誠齋以爲排列排列則人身固然何以薰心此殊不可曉無乃以下止而上未止之故耶四應心而心止則身與俱止矣則二三爻以意詳之可也

干爲水涯而小子立之恐墜水故厲有言召之使去干也故無咎

震以長男而歸兌之幼妹是以名歸妹父母不在則

歸其妹者責在長男矣㓜女之歸而云天地大義以其爲人之終始故爲天地之大義蓋天地以交泰而生萬物爲義也

帝乙謂九五妹即九二娣則初與三也二本幽貞之女故德盛而不事服飾且於歸得泰之祉且吉也

六三來初二而求說與上六引四五而求說一例也三言凶而上不言者以三爲例也

旅之以焚繫者二爻三之焚以迫於離也上之焚者火炎上故也

既濟初六以濡尾言於離不合豈以水之勝耶上之
濡首卽未濟初之濡尾矣未濟之上乃亦云濡首何
哉豈以未濟之將濟而預爲既濟濡尾之戒耶未濟
三言征凶矣而又云利涉豈非既之四衣袽日戒之
謂耶大段二卦相反而成辭故相涉也
憂虞之象二字亦對待憂則能悔而可以趨吉虞樂
也虞則生吝而或以召凶也
以此洗心此卽蓍卦爻也 三皆至密而前知故聖人
亦退藏於密而吉凶之感 自能知來如神也 神武不

殺之言宜精演易之文王也謂文王能若是耳
萬物致養致如致師之致蓋致坤之澤以自養也兌
爲正秋植物皆含嘉實矣卽飛鳥亦乗時養羞矣故
曰萬物之所説也坎爲勞卦者水流而不息可以言
勞矣水位北方幽陰之地萬物歸之者植物至冬歸
根復命而丸動物之死亦之幽故爲萬物之所歸也